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三十一回 胡永兒賣泥蠟燭 王都排會聖姑姑

妖邪法術果通靈，賽過仙家智略精。且看永兒泥蠟燭，黃昏直點到天明。

話說這李二不合為這一千貫錢，首告那和尚。既得了賞錢，做資本開個果子舖，和尚來投齋，理合將恩報恩，反把言語來惡了他。當日被那和尚從旛竿頂上直擲下來，正在包龍圖面前。龍圖看時，只見李二頭在下，腳在上，把頭直撞了腔子裏去，嗚呼哀哉伏維尚饗。李二嫂大哭起來，免不得叫人抬屍首回去殮殮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和尚在旛竿頂上凳子高處坐著。看的人，人山人海，越多了。許多人喧嚷起來，手下人禁約不住。龍圖看了，沒個意志捉他。待要使刀斧砍斷這旛竿，諸處寺院裏旛竿都是木頭做的，惟有這相國寺旛竿是銅鑄的。不知當初怎的鑄得這十丈長的。原來相國寺裏有三件勝跡：佛殿上一口井，有三十丈深。頭髮打成的索子，黑漆吊桶，硃紅寫著大相國寺公用。忽一日斷了索子，沒尋吊桶處。以後有人泛海回來，到相國寺說道：「我為客在東洋大海船上，只見水面上浮著一個吊桶，水手撈起來看時，硃紅字寫著大相國寺公用。正看之間，風浪大作，幾乎覆船。隨即許了送還吊桶，風浪即時平息。因此來還吊桶願心。」方知那口井直通著東洋大海。相國寺門前有條橋，叫做延安橋。在橋上看著那座寺，如在井裏一般。及至佛殿上看著那條橋，比寺基又低十數丈。並這條旛竿是銅鑄的，截不得，鋸不得。共是三件勝跡。

只見那和尚在旛竿頂上，將言語調戲著包太尹，包太尹甚是焦燥沒奈何他處。猛然思量一計，叫去營中喚一百名弓弩手來。聽差的即時叫到。包太尹叫圍了旛竿射上去。那弓弩手內中有射得好的，射到和尚身邊，和尚將褌衫袖子遮了。包太尹正沒做理會處，只看溫殿直手下做公的再貴跑上稟道：「小人有一愚計獻上，可捉妖僧。」包太尹道：「你有何道理？」再貴道：「他是妖僧，可將豬羊二血，及馬尿大蒜，蘸在箭頭上射去。那妖僧的邪法，便使不得了。」包太尹聽說大喜，命取豬羊二血及馬尿大蒜。手下人分頭取來。包太尹教將來攪和了，叫一百弓弩手蘸在箭頭上。一聲梆子響，眾弩齊發。不射時，萬事俱休。一百箭齊射上去，只見中寺寺外有一二千人發聲喊，見這和尚從虛空裏連凳子跌將下來。眾人都道：「這和尚不死也殘疾了。」那佛殿西邊卻有一個尿池。這和尚不偏不側不歪不斜跌在尿池裏。眾做公的即時拖扯起來，就池子邊將一桶豬羊血望和尚光頭上便澆。把條索子綁縛了。包太尹便坐轎回府，陞聽，叫押那和尚過來當面。包太尹道：「叵爾這妖僧，取來帝輦之下使妖術，擾害軍民。今日被吾捉獲，有何道理？」叫取第一等枷過來，將和尚枷了。叫押下右軍巡院，堪問鄉貫姓氏。恐有餘黨，須要審究明白，一併拿治。太尹吩咐了，自去歇息。

這和尚滿身都是尿血縛住了，使不得法術，被一行做公的押出府門，到右軍巡院裏。將太尹的話對推官說了，推官道：「我奉太尹臺旨，勘問你這妖僧蹤跡。你必有寺院安息，同行共有幾人，卻也好，問你不得。」叫獄卒施番拷打。獄卒把和尚兩腳甲在枷梢上，是掙扎不得，著實打了三百棍子。那和尚不則一聲，也不叫痛。推官低頭仔細看時，只見和尚齟齬地睡著。推官道：「卻不作怪。」叫獄卒且監在獄中，少停再帶出來勘問。一日三次拷打，獄卒打得無氣力。這和尚一如無物，只是不則聲。若打得時，便睡著了。推官勘問了十來日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來稟太尹道：「蒙臺旨勘問妖僧，今經數日，每日三次拷打。但打時，便睡著了。這般妖僧，實難勘問。若久留獄中，恐有後患。謹取臺旨。」包太尹道：「似此妖僧，停留則甚。」即時文書下來，將妖僧擬定條法，推出市曹處斬。推官叫押那和尚出來，逕奔市曹。犯由牌上寫道，不合故殺李二，又不合於東京興妖作怪，擾害軍民，依律處斬。犯人一名彈子和尚。京城內外住的人聽得出妖僧，經紀人不做買賣，都來看。看見犯由牌前引，棍棒後隨。劊子手押著妖僧，離了右軍巡院。看的人挨擠不開。

且說一行人押那和尚，看著來到市心裏不遠，和尚立住了腳。劊子手道：「前頭去做好人，如何不行？」和尚道：「眾位在上，貧僧一時不合攪擾太尹，有此果報。告上下！前面酒店裏有酒，討一碗與貧僧吃了棄世也罷。」劊子手料得沒事，可憐他是將死之人，只得去酒店裏討了一碗酒，把木杓盛了叫他吃。和尚將口去木杓內吃了大半。眾人擁著了行。將次到法場上，原來和尚嚙著一口酒，望空一噴。只見青天白日，風雨不知從何處而來。一陣風起，黑氣罩了法場，瓦石從人頭上一打將來。看的人都走了。

不多時，風過，黑氣散了。獄卒、劊子手並監斬官一行人看那和尚時，迸斷了索子不見了。便四下裏搜尋，那有個影兒。正是黿魚脫卻金鉤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有詩為證：

和尚生來忒怪異，捉時煩難去時易。

縱使勺酒不容吞，未必光頭便落地。

上至監斬官，下至獄卒、劊子手，都煩惱走了和尚，恐怕太尹見罪。「我們這一行人，都要受苦，免不得回開封府報知太尹。」龍圖聞報，即時陞廳。監斬官便帶著一行人請罪。此時龍圖明知道妖人出現，朝廷要動刀兵。不肯叫人胡亂吃官司，發放一行人自去。星夜寫表申奏朝廷，叫就少時還好治理，若日久妖人聚得多時，恐難勦捕。朝廷降下聖旨，遍行諸路鄉村巡檢，可用心緝訪勦捕。文書行到河北貝州，州衙前懸掛榜文。

那個去處甚是熱鬧，有一個婦人戴著孝，手內提個籃兒，在州衙前走來走去五七遭。這婦人若還生得不好時，也沒人跟著。看他也不十分打扮，大有顏色。到處有這般閒漢問道：「我見你走來走去有五七遭，為著甚事？」婦人道：「實不相瞞哥哥說，媳婦因歿了丈夫，無可度日。有一件本事，要賣三五百錢，把來做盤纏。」那人又問道：「姐姐！你有甚本事得賣？」婦人道：「無甚空地賣不得，若有個空地，才好賣。」那人與他趕起了眾人，吹的撲的道：「這裏好，也曾有人在這裏打野火兒過。在這裏做好。」那婦人盤膝在地上坐了。看的人一來看見這婦人生得生，二來見婦人打野火兒，便有二三十人圍住著，都道：「不知他賣什麼？」只見婦人去籃裏取出一隻碗來，看著一夥人道：「眾位在上！媳婦不是路歧，也不會賣藥打卦。只因歿了丈夫，無計奈何，只得自出來賺三二十文錢使。那個哥哥替我將碗去討碗水來？」有個小廝道：「我替你去討！」

不多時，小廝討將一碗水來。看的人道：「不知他賣什麼東西，討水何用？」婦人揭起籃兒，晃晃拿出一把刀來。看的人多道：「莫不這婦人會行法！」只見婦人把刀尖去地上掘些土起來，搜得鬆鬆的，傾下半碗水在土內，和成一塊。籃內取幾條竹棒兒出來，捏一塊泥，把一條竹棒兒上捏成一枝蠟燭，安在地上。又捏一塊泥，再把一條竹棒兒捏成一枝蠟燭。霎時間，做了十來枝，都安在地上。看的人相挨相擠冷笑道：「沒來由，我們到吃這婦人家耍了。引了這半日，又沒甚花巧。裂裂缺缺的捏這幾枝泥蠟燭，要他何用！」有的人道：「你們且閉嘴看他，必有個道理！」婦人將剩下的半碗水洗了手，揩乾淨了，看看一夥人道：「媳婦因無了丈夫，無可度日。不敢貪多，只要賣三文錢一支。這十枝要賣三十文足錢。每一枝燭，就上燈前點起，直點到天明。」看的人都笑道：「這姐姐把我貝州人取笑。泥做的蠟燭，方才做的兀自未乾，如何點得著。分明是取笑人。」沒個人來買。婦人見沒人來買，又道：「你貝州人好不信事。難道媳婦脫空騙你三文錢？那個哥哥替我取些火來？」有一個沒安死屍處專一幫閒的沈待詔，替他去茶坊裏討些火種，把與婦人。那婦人去籃兒內取出一片硫磺發燭，就在火上焯著，去泥蠟燭上從頭點著。一夥看的人都喝采道：「好妙劇術！一枝溼的泥蠟燭便點得著，又只要三文錢一枝，那裏不使了三文錢。」有好事的取三文把與婦人。婦人收了錢，拿一枝過來，吹滅了遞與。霎時間十枝泥蠟燭都賣了。婦人抬起身來，收拾了刀和碗入籃內，與眾人道個萬福，便去了。

到明日，婦人又到空地上來。人都簇著了看。婦人道：「昨日生受賣得三十文錢，過得一日。今日又來煩惱。」眾人道：「真個作怪，昨日三文錢買了一枝泥蠟燭，恰好點了一夜。比點燈又明亮，倒省了十文錢油。」婦人在場子上討些水，掘些泥，又做了十枝泥蠟燭。眾人道：「不須點了。」都爭著了買去。婦人又賣得三十文錢，自收拾去了。以後逐日來賣，做不落手便有人買去了。每日只賣十枝。賣了半個月，鬧動了貝州一州人，都說道：「有一個婦人在州衙前賣泥蠟燭，且是耐點，又明亮。」

當日，這婦人正攤場，做得一半，州衙裏走出一個人來。眾人看時，卻是個有請有分的人，姓王名則，現做本衙排軍的人。那人怎生模樣？有「西江月」為證：

鳳眼濃眉如畫，黃鬚白面高顴。手垂過膝闊雙肩，六尺身材壯健。

善會開弓發弩，更兼使棒揮拳。一生志氣在人前。王則都排出現。

這王則的父親，原是本州一個大富戶。因信了風水先生說話，看中了一塊陰地，當出大貴之子孫。這塊地就是近鄰人家葬過的，王大戶欺他家貧，恣放些債負，故意好幾年不算。累積無償，逼要了他的地。掘起屍棺，把自家爹娘靈柩，葬在上面。自葬過之後，媽媽劉氏一連懷八遍胎。只第一胎是個女，其餘七胎都是男。那王則是第五胎生的。臨產這一夜，王大戶夢見唐朝武則天娘娘特來他家借住，說道：「你家合生有福之男，興基立業，昌大門閥」醒來時，恰好媽媽生下孩兒。王大戶大喜，取名王則，小名叫做五福兒，以紀夢中之兆。從小伶俐，五歲時，便會讀書。一日，外祖劉太公到來，看見大小挨肩的七個甥男，甚是歡喜。只有五福兒聰俊，出一對道：「小孩兒五歲聰明冠世。」王則應聲道：「大丈夫一朝富貴驚人。」劉太公誇好。又出一對道：「一母八胎生七子，小者如虎，大者如龍。」王則又對道：「單槍獨馬領三軍，成則為王，敗則為賊。」劉太公大驚道：「此兒雖然穎異，必非安穩保家之人。」囑咐女婿道：「五福兒若長成，休得教他拳棒。恐怕他不守本分，為家門之累。」又一日，王則在街上頑耍，遇一個過往的相士，立住腳定睛看了他一回，說道：「此兒骨法非常，將近三旬，必然大有際遇。只是刑剋太重，須剋盡六親，蕩盡祖業，方才發福。」又看一看道：「只可惜有始無終。」奶子進去傳與王大戶聽了。王大戶正走出來要細問時，那相士已自去了。果然，王則到七歲時，父親一病而亡。以後六個弟兄接連患病死個乾淨。母親劉媽媽不勝痛苦，也病死了，單單剩得一身。有詩為證：

不料多男盡喪亡，獨留五福敗門牆。

相家未應全無准，陰地何如心地良。

此時劉太公也故了，並無親戚尊長勸善。到十五六歲，長得身雄力大，不去讀書，專好鬥雞走馬，使槍掄棒。供養多少教師在家，又喚巧手匠人，在背上刺五個福字。還有一件，喜的是百般術法，逢著就學。只是小小戲耍法兒，不曾遇著個名師，傳授什麼大本領。雖然如此，這裏頭也不知費了多少錢鈔。還有一件，從小好的是女色。若見了個標緻婦人，寧可使百來兩銀子，一定要刮他上手。其他娼家窠戶，自不必說。又有一班閒漢幫他使錢，這裏頭又不知費了多少錢鈔。過了十年來，把個家業費得罄盡。房子田地，也都賣來花費了。單靠著一身本事，在本州充做個排軍頭兒。在州衙後巷買下一所小小民房居住。從幼娶得一房媳婦，並未生育，前二年也被他剋了，依舊剩個單身。他只在娼樓妓館及落腳人家走動，不曾娶得老婆。人家見他無賴，也沒個肯把女兒與他。偶爾有肯與他的，他又偏嫌好道歉。正是志高難滿意，運晚未逢時。說起來，他也有一節好處，為人慷慨結交。沒錢時，寧可束了肚皮過日。一有錢鈔在手，三兄四弟終日大酒大肉價同吃。若是有些不如意時節，拽出拳頭就打。所以眾人又畏懼他，又喜歡他。閒話休敘。

這一日，王則五更入衙畫卯，幹辦完了職事出來，見州衙前一夥人圍著看。王則掂起腳來望一望，見一個著孝的婦人坐在地上。仔細看時，但見：

身穿縞素，腰繫麻裙。不施脂粉，自然體態妖嬈；懶染翠珠，生定天姿秀麗。雲鬢半整，如西子初病捧心；星眸轉波，若文君含愁聽曲。恰似嫦娥離月殿，渾如織女下瑤池。

王則就問跟隨的人道：「這婦人在此做甚的？」跟隨人道：「久聞得這婦人在此賣泥蠟燭。」王則道：「我日逐在官府衙內，聽得說多日了，道是一個婦人賣泥蠟燭。我那一般當官執事的人說，也曾買來點，且是明亮。我便是問他，怎的叫泥蠟燭？」跟隨人道：「說起來且是驚人。那婦人在地上掘起泥來，把水和了，捏在竹棒，似蠟燭一般，焐著燈便著。從上燈時點起，直到天明。」王則聽了，心裏思忖道：「卻也作怪，我從來好些劇法術。這一件卻又驚人。」乃挨身入人叢中，看那婦人都做完了，把水洗了手，道：「我這蠟燭賣三文錢一枝。」人人都爭搶要買，王則道：「且住，你們都不要買！」人都認得王則是有請的人。他叫聲不要買，人都不敢買，婦人抬起頭來，看見王則，起身來叫聲萬福。王則還了禮，道：「你把泥來做蠟燭，如何點得著？」婦人道：「都排在上，媳婦在此賣了半個多月了。若點不著時，人卻不來問我買。每日做十枝，只是沒得賣。」王則道：「不要耍我。」扯起衣襟在便袋內取出三十文錢，都買了。婦人將蠟燭遞與王則。王則道：「且住，買將去點不著時，枉費了錢。不是我不信事，真個不曾見。且點一枝叫我看看。」婦人道：「這個容易，都排人去討火種來。」王則教跟隨的去討火種，遞與婦人。婦人炙著發燭兒，將十枝泥蠟燭都點與王則看。

王則看了喝采道：「果然，真個驚人。這十枝蠟燭我又不要，你們要的都將了去。」眾人都拿了去。婦人起身收拾了刀碗，安在籃裏，向眾人道個萬福，自去了。

王則打發了跟隨人先回，自己信步隨著那婦人。王則口裏不說，心下思量：「這婦人不是我貝州人，想是在草市裏住的。且隨到他家，用些錢，學得這件法術也好。」只見那婦人出了西門，過了草市，只顧行去。王則道：「既不在草市裏，不知在那裏住？」又行了十來裡，不認得這個去處。王則道：「這婦人是個蹺蹊作怪的人。我且回去，待明日看那婦人來賣時，問他住處便了。」轉身卻待取路回來，看時，不是來時的舊路。只見漫天峭壁峰巒高山，擋住來路，歸去不得。又沒個人行走。正慌之間，只見那婦人在前頭高聲叫道：「王都排！不容易得你到這裏，如何便要回去？」嚇得王則戰戰兢兢向前道：「娘子！你是誰？」婦人道：「都排！聖姑姑使我來請你去論大事。你不要疑忌。我和你同去則個。」王則道：「卻不作怪。」欲要回去，叵耐迷失了路，只得且隨他去。同行入松林裏，良久轉過林子，見一座莊院。王則問道：「這裏是什麼去處？」婦人道：「這裏是聖姑姑所在，等都排久矣。」

王則到得莊前，莊裏走出兩個青衣女童來，叫道：「此位是王都排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便是！」青衣女童道：「仙姑等你久矣！」引著王則逕到廳下，稟道：「王都排請到了？」

王則見一個婆婆頭戴星冠，身穿鶴氅，坐在廳上。婦人道：「此乃聖姑，何不施禮？」王則就廳下參拜了。聖姑姑請王則上廳。三位坐定，叫點茶來罷，聖姑姑教女童置酒管侍王都排。王則心局志氣，甚是歡喜，將聖姑姑道：「王則有緣，今日得遇仙姑。有何見教？」聖姑姑道：「且一面飲酒與你商議。如今氣數到了，你應著天數，合當發跡。河北三十六州，有分教你獨霸。」王則道：「仙姑莫出此言，宮中耳目較近，王則是貝州一個軍健，豈敢為三十六州之主？」聖姑姑道：「你若無這福分時，我須不著人來請你。只恐你錯過了機會可惜了。更有一事，恐你隻身無人相助成事。」指著賣泥蠟燭的婦人道：「吾有此女，小字永兒，尚是女身，與你是五百年姻眷。今嫁此女與你為妻，助你成事。你意下如何？」

王則心中不勝歡喜，思忖道：我今年二十八歲，渾家去年死了，尚不曾繼娶。今日仙姑把這美婦人與我，豈不是天緣奇遇。王則道：「感謝仙姑厚意，焉敢推阻。王則幼小時，曾遇著一個異人相我，道年近三十，必然發跡。今日蒙仙姑抬舉，果應其言。只是一件，叵耐貝州知州央及王則取辦一應金銀綵帛物件，俱不肯還鋪行錢鈔，害盡諸役百業，那一個不怨恨唾罵。近日本州兩營官軍，過役三個月，要關支一個月請受，他也不肯。欲待與他爭競，他朝中勢大，和他爭競不得。與王則一般一輩的人，不知吃他苦害了多少。我們要法除一個虐民官，尚且無力量，如何幹得大事？」聖姑姑笑道：「你獨自一個，如何行得？必須仗你的渾家。他手下有十萬人馬相助你，你須反得成。」王則笑道：「我聞行軍一日，須費千金。日歇不停，江湖絕溜。若有這許多軍馬，須用若干糧食草料。莊院能有多少大，這十萬人馬安在那裏？」聖姑姑笑道：「我這裏人馬不用糧草，亦不須屯筍處。有急用使用，不用便收了。」王則道：「恁地時卻好！」聖姑姑道：「我且教你看我的人馬則個。」聖姑姑叫永兒人去擷出兩隻小籠兒來，一籠兒是豆，一籠兒是剪的稻草。永兒撮一把豆，撮一把稻草。把草一撒，喝聲「疾！」就變做二百來騎軍馬在廳前。王則看了，喝采道：

「既有這剪草為馬，撒豆成兵的本事，何憂大事不成！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莊外有人高聲叫道：「你們在這裏好做作，官司現今出榜拿捉妖人。你們卻在此剪草為馬，撒豆成兵，待要舉事謀反。」嚇得王則大驚，如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來。真所謂機謀未就，怎知窗外人聽，計策才施，卻早蕭牆禍起。正是：

會施天上無窮計，難避隔窗人竊聽。